



文章軌範卷第五

有集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畧有限巧運者
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
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
疑惑而未開明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第一段
道授業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
惑三大綱

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

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師道古之聖人其出

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之愚益愚今之聖人

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

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眾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愛其子擇師

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

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

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

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

身也則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

相貫此是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今

公弄巧作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

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

為之擇師其自惑之不解則不擇師巫醫樂師百工之

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

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

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其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

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

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
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
百主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

段慨嘆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
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
聖人無常師

莫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

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郊子遇有事之精

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

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子弟不必不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李氏子蟠

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况眾人乎李氏子蟠

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

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一段收歸弟子

李氏子從學之意

作師說之
因貽遺也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仁獸麋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
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詠於詩毛詩周南有麟

字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雖婦人小子皆知

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然麟之為物

不畜於家然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麟為四靈之

瑞王者有道則麟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非

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常見其形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為麟也

角者吾知其為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可辨認鬣類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皆可知辨認惟麟

豕豺狼麋鹿也豕豺狼麋鹿皆可知辨認惟麟不可知惟麟不可知惟麟不可知惟麟不可知惟麟不可知惟麟不可知

史記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史記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變化新法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變化新法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

祥也亦宜祥也亦宜

人出也人出也

出非無故出非無故

而也而也

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以德不以形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出若麟之無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段說雖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

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龍嘘氣成雲

喻聖君

雲固弗靈於龍也

喻賢臣○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

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

然龍乘是氣聖君任

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

陵谷

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

雲亦靈

怪矣哉

謂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

雲龍之所能使為靈

也

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

若龍之靈則

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

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然龍

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

以轉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

失其所憑依信

不可歟

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

異哉其

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

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

此謂賢臣既曰龍雲從之矣

君必有

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

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雜說下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

知人者。伯樂姓絲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

伯樂曰然後有千里馬

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千里馬

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

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用。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

材異。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頭

而死亡言多也

不以千里稱也

不知其為異材。此謂天

高才居下位

於昏君庸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

馬之千里者一食

或盡粟一石

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

尊位重祿斯

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今之養

知其為異材而加禮養

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是馬

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

一句三字

力不足

二句三字

美不外見

三句五字此章法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祿位不足以展

安求其能千里也

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有

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

可展布其欲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大事

功哉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

意

意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臨之曰天下無良馬

其真無

其真不識馬耶

其之上之人不識人耶。此謂任使之不

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得是人而不知用之

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

常靜齋

宰相其真不識
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

柳河東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鎖緊謹嚴優柔
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

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

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

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

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

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

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

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應有其知

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攻績幽明之說於其

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

趙之士意董生勉乎哉一本作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

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

不遇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

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

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送王舍秀才序

韓文公

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

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

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

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

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

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

作證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

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曲蘖

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

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

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

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况文與

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友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澗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法字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章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文有情思有滋味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於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艾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

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

是心足以王矣 一 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雖是以刺

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 二急於其賦可見為刺史賢為觀察者不賢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頓賦斂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計量而見若獨說 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

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

未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

論始公平辭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一句若欲使于公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序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

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

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

者不能言○添之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

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

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

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

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

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

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

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渺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奈何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率賴其力以脫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取鷄鳴狗吠之力哉鷄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
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
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
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
之失庶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
能脫子於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文章軌範卷第五

文章軌範卷第六

種集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
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
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罅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叅軍蔣琰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畊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以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袈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

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為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玉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宗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節是儒者之過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柳子厚墓誌

韓文公

此篇係節文今依元本刊行如左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

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
罪貶永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
州司馬窮裔子厚終於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
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
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父窮不極
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
世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
氣激昂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
妙如此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說
寧幾如此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說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

皇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

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

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為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此篇係節文今一依元本刊行如左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
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

此入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題烏江項羽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法好句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句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幹歸立祠意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間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

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風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李盱江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来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永心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法或連數城止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法字大懼人亦放失法字儒效闊踈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法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法作學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一句結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法句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袁州學記事太伯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

真篆說為三絕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姝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安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甬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

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太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
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
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
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
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鳴呼公卿大夫方進
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
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
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
峽南極瀟湘僊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曜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章軌範卷第六

文章軌範卷第七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竝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二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戲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豈

乎集

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

貧賤夫以包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益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鳴鴉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

貧賤夫以名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益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
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
恃矣苟有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
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益
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
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
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記

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
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
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
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
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
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
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

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
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
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
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
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
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
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
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
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
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

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
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
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

州軍事臣抃趙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

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
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
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節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其去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

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睥如神人王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寘坐隅

業致遠揚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益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後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

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以荀卿齊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安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

衍尸佼孫武蘇秦張儀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
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
百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
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
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勢便庸腐天將醜其德莫
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元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句其包括多
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
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
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
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
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
句此文章之妙

前赤壁賦

蘇東坡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
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洒神奇出塵
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
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
靈臺丹府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於是飲酒樂甚扣舷
 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
 而歌之歌曰學楚騷文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流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
 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
 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光搖漿曰擊逆水而上曰泝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此一段設為客之言曹操詩見文選
 走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
 空醜酒臨江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有感
 慨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
 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有感以遨遊
 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盈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學子莊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竹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萊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

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轟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

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轡遠聽。杳不知其所知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入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

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遇於時

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
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汗穢而不羞觸
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
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
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廊其有容繚而曲如往
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
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
釋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
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文章軌範卷第七

論學統宗目錄

第一卷

堯舜 二篇

成湯

武王

周公

范文子

項籍

賈誼

第二卷

書

大禹

文王

伊尹

子思

孫武

六國

諫



明

心術

孔子從先進

刑賞忠厚之至

物不可以苟合

大臣

天

民

附錄

上秦王逐客書

過秦論

重荅張籍書

進學解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駝傳

論學統宗目錄

論學統宗卷第一

堯舜

吳會郭邦藩承遠輯錄

呂東萊

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爲之也亦時之變爲之也道函於太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敘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形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

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伏羲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略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繫之而易之畫始分矣雖然不重不繫不可也人心懵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聵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書為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非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者為之也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

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也堯之命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耶吾深悲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

九疇之錫禹得之無說也而箕子則反覆言之未幾漢
儒得竊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箕子開其源
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時耶吾固曰
道離於天下非聖人者爲之也亦時之變爲之也然則
處時之已變則何爲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
乳而已矣以酒而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吾獨
悲夫數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堯舜

陳止齋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
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
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

天下之機心莫可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
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
之不足於慮也如是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爲也夫
如是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爲者皆起於媿其所不能而
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成缺
焉若備而弗以爲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
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
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
爲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
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爲也
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

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知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也。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或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常，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而舜斲天下之樸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斲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大禹

呂東萊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世而已矣。柰之何？天下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則然也。堯嘗一遏絕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北之矣。

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鯀冥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於民也祖征之舉蓋再悟之也嗟乎聖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歟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奈之何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於舜誓師未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為無名禹之班也為無功而益之贊也為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無名召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

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此也夫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必審也工而審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決者巧於中人者之為也然則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諸已而不忍中人以圖幸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於不可致語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征然後有胤侯之征成湯之征武王之征雖征其所可

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後有甘野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雖誓其所當誓然誓之名此乎立也舜禹之心夫豈以征誓而示後世也哉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線而終者之滔天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

成湯

陳止齋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恥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快而逞也而聖人爲之禮爲之法禮之可媿而法之可畏故天下

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狎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爲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爲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爲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揉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揉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

人也爲之明而卜也爲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常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爲聖人病也

文王

呂東萊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騶兕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也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

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
是憂也文王以爲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人之所同然而文王則顧以爲憂嗟乎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紂爲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

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過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遺聘於王而遺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安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
姜里之囚人皆以爲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爲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爲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姜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明夷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皆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

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而終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

武王

呂東萊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

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吾於泰誓之書略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
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
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
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
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
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
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
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
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
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伊尹

蘇東坡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
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
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
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
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
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
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
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
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敢者愈大則其所
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
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畊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待

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故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

周公

蘇東坡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

若得已而禾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

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得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

言學錄卷一
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蔡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子思

蘇東坡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

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唯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

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知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行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范文子

蘇東坡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

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所悔天欲止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

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
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
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
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
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
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
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
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
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孫武

蘇東坡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
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
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
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
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
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
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
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
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
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

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

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項籍

蘇老泉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命軍趨秦反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

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歿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

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止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

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六國

蘇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

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

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賈誼

蘇東坡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

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

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
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
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
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
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
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
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
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論學統宗卷第一

論學統宗卷第二

書

蘇老泉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
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
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
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
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
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
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

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豈可使之復如其救我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嚶嚶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

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諫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

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

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
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朱建以富貴餌閔騶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
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韓王按劍
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
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
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嬖悟齊相此隱而
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
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
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
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

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
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
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
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
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明

蘇老泉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
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
不及愚者不及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
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

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心術

蘇老泉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勵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

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
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
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
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
之使之狎而隨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
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
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
色而却步入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
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
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孔子從先進

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
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
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
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
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
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
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
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滿
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
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
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

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員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

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手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刑賞忠厚之至

蘇東坡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嗷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

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

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

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衰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物不可以苟合

蘇東坡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

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義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履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

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不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

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大臣

蘇東坡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止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

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

不愆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天

陳止齋

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昔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於項羽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亦幾填於餓虎之喙矣而以水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幾不免者自阻亦不以其偶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議以伺其隙以俟其可乘之機卒於垓下之圍合而項羽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

言學錄卷二
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
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
克則知人君有為於天下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
常以人也嗟夫天之欲啓是君而始之有所就者不遽
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
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抑其驕矜挫其果銳以大
其所受使為君者不能因乎天之資而善用之而方且
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於無事之地以坐觀夫
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
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為於天下者其無以天之
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自取其禍敗也哉

民

陳止齋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
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乎方張
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
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
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
昔秦之先蓋六國也自孝公以亟畊力戰存食於東諸
侯之境歷七世而併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
天下之勢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裂其土
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
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頸繫百粵而却匈

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舉無可虞足以
安意肆志拱視乎殺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
不知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廩之盜
而其睥睨覷覷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起
氓隸雲合雖章邯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
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
期月亡秦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
安在哉

附錄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
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
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論學統宗卷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愍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然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造戍之無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誠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重谷張籍書

韓文公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澆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

於匡毀於牀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滂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

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進學解

韓文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一作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干鑄切

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一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趙作德可謂闕其中而肆於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歿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為末音盲細木為桷樽櫨侏儒椳闌店楔各得其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音瘦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竹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畊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

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止計班資之崇痺音忘已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痼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棧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

封建論

柳子厚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側佻切鹿豕豕豕音人不能搏音噬音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無也遠矣及周一作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音干詩公城音干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盭音庚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

吞為七國威令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咎在六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一作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

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無一字其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

苦役而萬人側目矣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疇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子計切又田黎交合作

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音齊勃然四起幸而

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

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

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

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

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

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一作不當

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

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已而廢歸周者八

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已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

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

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

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

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

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

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

制使至於此乎吾故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偃倮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

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餐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

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
問養樹得養入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論學統宗卷第二

余閱文章軌範一書疊山謝先生選輯雖甚
簡而文之豪邁典則者咸不踰乎放膽小心
之二種猶且旁加批點以示句法下加註釋
以示頭緒是誠學者之規矩準繩要當熟讀
玩味焉者世之君子果能有得乎此則揮毫
染翰其殆過人遠矣余故重校壽梓將使此
書之不泯有如天地之不朽焉既而又錄宋
論二十四篇秦漢唐論書傳六篇授吳子景

明繕書章子甫言鋟梓者蓋取其詞理明也
步驟高古甚有利於場屋此所以不辭僭妄
迺敢竊附其後以爲初學一助云爾若夫博
雅之士則吾豈敢

嘉靖辛酉冬十月朔越五日東吳後學郭邦
藩承遠謹識

論學統宗卷二



